

電影，就係娛樂咁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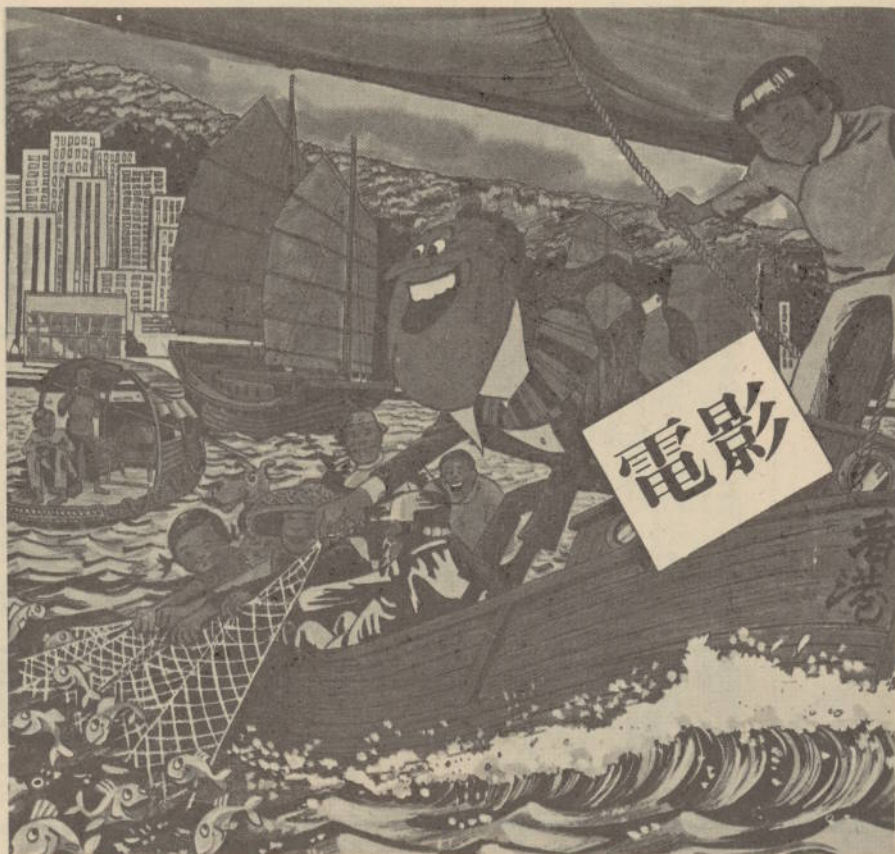
力帆

雖然香港影壇上近來出現了一位杜魯福三分之二傳人杜魯波，著名影評人吳昊仍然大聲疾呼香港電影界所處的是一個悶局，當然他是極適者生存的一個，在他身上，赤裸的體現了理論就是自我批判這個逐漸成風氣的事實。電影文化中心的成立更帶來了一份的寂寞，誰人敢否認沒有這樣的感覺到？畢竟有心人是無處不在的。

但一九七八是香港電影界豐收的一年（不要誤會去年就沒有人因攪電影而失收），募然又覺得不知將那份的寂寞安放在何處，唯有思想過渡時期地承認，電影就是娛樂咁簡單，成龍、羅維的銀行戶口是暫時存放那份寂寞最好的地方。

火鳥電影會的工作像更切合香港業餘創作電影環境的需要，只要他們承認自己所取的形式是HIGH-CULTURE 了一點，害怕也沒有用，不要再無知地相信世界還有防止意識形態的產品。將事件的一個小小的發展而荒謬地視為權威性的現實或事實是可悲的，為甚麼要把粵劇設立導演制視為突破，而不視為一種補救的行動。這是對的，那次普及文化研討會所取的形式是HIGH-CULTURE，但如將問題從整個生產過程的角度去分析，那次研討會暴露「高級文化」的應批判處的內容顯得更為重要。符號有時對溝通這個過程顯得有利有弊，但理論的批判必需通過文字，說話才能實踐。

拍拖是一種溝通，不是甚麼二人世界永恆的真理。電影，在現代都市人的生活裏就是起着這種「拍拖」的娛樂功能。人們喜歡拍拖和看電影，或者因為拍拖而喜歡了電影，原因是以上兩種溝通形式都是極體貼地接近生活姿勢。大眾文化，藉着電影（其後的電視）在消費社會裏建立起極鞏固的群眾基礎，只要不是貪污的錢，它便會一切都變得堂堂正正，那管是甚麼本公司出品，必屬佳片。可以說，電影愈來愈變得是一種賺錢的傳遞符號，但非神話地，它仍是一種符號，這是那個年代令她小學也不能畢業的母親教我的，她時常對我說：「知人口面不知心了！」「我就係我」往往是二人世界變成兩個一人世界的互相懲罰行動。「號外」雜誌之能企業化起來，亦是因為它的督印人陳冠中能商業地堅持用「你嘅就係我嘅」的語言方



式，再附加上另一些的原因。電影，本身雖然亦是符號的一種，它的出現却打破了歷來被小圈子高級知識份子所壟斷的語言符的神秘面孔。

但如果要防止電影這種映象語言再次淪落為另一個新的神話，最佳的防禦就是去相信電影本身是一個更具神話色彩的神話。

許多藝術電影欣賞家都會鄙視荷理活電影的過份商品化，「星球大戰」、「油脂」、「金剛」的瘋狂賣座更使他們作為恥笑美國人天真幼稚的話柄。小孩看連環圖只是一場小規模的意識型態大戰，長大了看電影是這場大戰的延續，但被俘擄的相反往往却是那些高級文化之士，將映象極力裝扮成現實較連環圖更具連環圖的色彩，而那些普通大眾竟不明不白成為戰勝的一方，他們的意識型態武器是——這不過是一種娛樂罷了。所以實驗電影只能視為暫時藐視商品社會定律小圈子裏的產品，並不等如這些產品是高級資本結構下明目張胆的電影製作，互相比較是可以的，進步一詞却不是永遠屬於某一方。許鞍華、譚家明、嚴浩這一派年青導演

的出現只是把香港的電影換過一層新的包裝而矣，當然他們的作品較一些死灰復燃的陳皮式的「粵語」片多了一些交換價值——許冠文優佬片裏的GAG，曾經流行一時李翰祥電影裏的通姦醜事，吳思遠功夫喜劇的綽頭及劉家良武打片裏的真刀真槍戲。電影是科技的產品，屬於成本極高的大眾文化產品，經濟定律便一棍打死電影的「交換價值」更重於它的「實用價值」。嚴浩的「茄喱啡」應該是醒覺後另一個夢的延續，荷理活式的夢是值得我們去發的，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它是一個夢，這種相信竟成爲非神秘化了荷理活式的夢一切誘人的神秘。夢，永遠是電影的形式，形式上的實踐和行動上的實踐往往很難分野，這雖是無可避免，但必需避免去扮嘢。

電影，與文字這種很DIGITAL的符號比較，無可否認是少了思想細胞精神分裂的那份頭痛，使它淪落為「大眾」娛樂的工具，許冠文用電影娛樂觀眾來賺幾個六合彩式的收入，而甘國亮則用電影來娛樂自己來賺少些的錢。

不能制止的感慨，電影，就是娛樂咁簡單——暫時。